

随笔苑

水上人生

牟民

我是一枚会说话的石子

梦里多次出现,少年时在水库里玩水,站在水边,拿薄薄的石片打水漂。同伴们比赛,看谁的石头漂得曲线多,漂得远,最理想的是飞到对岸,消失得看不见。可是练了多少次,石子再远,也逃不脱目光的捕捉,它终究会落进水底。不过,石子潇洒飞行的魅力,它的跳跃,它一次次贴近水面而又倔强地抬头升空,我铭刻在心。参加工作后,夜晚独坐星空下,仰望流星划过,我不免联想起玩过的打水漂。那颗流星划过天空的瞬间,我感受到它依然强大的冲击力,光柱边缘发出摩擦的火花,可见,它的发端力量的博大,它对生命的不舍和留恋。

无论大小、长短,存在的物质构筑一个生命气场,你来我往,熙熙攘攘,生动无比。

相对于它物,人作为一枚自然界的石子,从水的源头发出的刹那,到远方落定,长短不一的宿命,这与生俱来的悲叹,引发多少人的哀伤!但自由飞翔的巨大空间,潇洒飘逸的定格,充满了无限的不确定带来的魅力,又让无数人前来者豪情勃发,奔波于理想与现实的波澜壮阔中。

一个漂字,义符一片水,声符中的声母p似携一股气流,凝聚原始力量,破壁而出,强势地径直地射向水面,有些急不可耐地,灵动的身子如燕子点水,飘逸得意忘形了。仿佛看到一个行走江湖的

拥抱你所拥有的

一块石头落地,被泥土吃进了大半,同时它与泥土相融。它仰望土丘,却稳稳扎进土里,任凭车轮碾过。

土丘光了脑袋,痛恨自己的缺陷,欲钻天,风吹雨淋,慢慢隐于大地。石头不甘于沦落土丘,崭露头角,它虽然漂不起来,但照样在泥里飞行。

高山接纳草木,怀揣风云,不弃泥土,不羞于自己的嶙峋,渐次耸立在高原。

小河哗哗流淌,不为低吟浅唱而自馁。

小草的小比起高大,何止不完美,简直是丑陋,它却不知这些烦人的词语。它只知道,它是一棵孤芳自赏的草,从春

飞向远方

我抚摸着屋后三搂粗的楸树。正是楸树开花季节,雪白的花朵挤开嫩绿的树叶,烂漫着枝头。树张开一道道皱纹,我摸到了里面的风雪;皱纹如嘴唇如眼睛,内藏上百年的记忆。树稳稳地站立,它从没有移动,只要不被人毁坏,它可以天长地久,即便枯了,也可生根发芽,再一次轮回。

我们不是树呀!我们脚下穿了鞋,不会生根,心又不安分,会指示双脚满世界游历。思想生了翅膀,不停地飞。飞呀飞呀,一枚石子,终究有落下的那一刻。

落下之前,有怎样的飞行姿势,有怎样的精彩纷呈?又有怎样的靓丽抑或丑陋的表演?大德大善大仁大义之钟灵毓秀,会把控自己的飞行,以自己的初心,

人,不停地奔波,与命运抗争,蜿蜒成一条生命的曲线,他虽然没有大起大落,没有雷霆万钧,只发出细微的身体摩擦之音,却也不失抗争之美。带起的水花,映射五彩之色,内有朝霞的鲜艳、夕阳的殷红,有云朵的洁白、草地的翠绿,有麦子的金黄、葡萄的紫意,照样引人瞩目,流淌在心。

我是命运手中的石子吗?命运是谁啊!我就是我自己的一枚石子,命运在我手里,在冲出温柔之乡的一刻,凭借母爱的力量和自身的顽强,在随时会被埋没的深潭上,我会自觉地飞起,落下,再飞起。短暂的高低如同水泡泡,一刹那的事儿,不值得沮丧或兴高采烈,多的是凄风苦雨,也间歇有阳光明媚,不悲不喜。

那是一个少年时期的腾起,还是青年时的飞跃,抑或中年的拼搏,如今我掠过水面,正在仰望天空做最后一次空中漂飞,漂出精彩,做一个圆满的惊叹号,定格在水上。忘不了历经之路上,农办高中毕业,下乡务农两年,亦工亦农矿工四年,两次晕倒在掌子上,三次高考,都高出分数线,前两次均因血压高落榜,三十多年从教,当过二十八年班主任,送过十八届毕业班,有风的阻隔、雨雪的骚扰,力气将尽。是内心的向往和专注,再凝聚一身力量,起落,再起落,既然出发了,那就不回头,也绝不停止,自

到秋,无论居何地,愉快地成长。

不甘屈服的燕雀,因为不知自己的缺陷,不完美,依然把不完美作为鸿鹄之志的条件,虽然受到苍鹰的讥讽,却并没停止自己的飞翔。

蟋蟀不晓春秋,夏虫不懂秋冬风霜雨雪,却能完美度过短暂的一生。

夏日月夜,睡不着的时候,我走向田地,走向那幽暗的深处,去静听夏虫歌唱。

走回时,我路过村东山坡下那幢低矮的泥屋,里面发出苍凉的咳嗽,似夜的沉重。一个九十岁的孤独老人,夏无液化气,冬无暖气,更没空调。火炕烟火仍然从墙壁里冒出,还使用着手压水泵,从

改造世界,造福于人类;大奸大恶大邪大佞之人,也会掀起恶浪,倒着双脚回退。遗憾的是,上天不会给英雄更多时间的大寿,反而祸害千年,如秦桧等奸佞之辈往往得享天年。让人间的飞行多了不公、不平。

有这么一些大地上的脊梁,从飞起来的那一刻起,眼睛瞄向前方,心无旁骛,他们无暇顾及和思虑终极一事,只管勇往直前飞行。

石子啥时候落下?悠闲人,抑或被治病折磨之人,会不断地发问。母亲曾经找过几个盲人算命,问自己和老伴啥时候走?

盲人会模糊地回答:“老人家高寿呀,你临终时,有儿有女在眼前的。你老伴走时,身边无人。”可父亲九十五岁去

然到头方为正道。

漂过,短暂的时空里,音响有些惭愧,可姿势却不失传统,虽然短暂,穿透时空的能量却是永在,那声音从远方来,停留沉淀,以充实以圆满,再次从我这里发出,它自会震动儿孙辈的耳膜,引起共鸣。我能听到外祖父参加八路军骑兵营,马蹄哒哒声,人马融为一体,犹如尖利的石头,在战场上飞行。直到晚年,断了左手的外祖父坐在门前,不时举起右手虚空劈下,虽然失去了大部分记忆,他依旧不忘刀劈鬼子头颅的刹那,那尖利的石子飞行的声音依旧在耳边响着。嚓嚓,嚓嚓!外祖父喊着杀敌的痛快,精神矍铄地挺立腰板,仿佛回到了过去。我是受外祖父的影响吗?偶尔也会举起手,做个刀劈的动作,细细品味,是久远的声音传来,带起了我情不自禁的动作。我听到身为村干部的二等甲级伤残的父亲,提溜着一只胳膊,冬天雪地里,带领社员大整大寨田,提前两年粮食达到亩产八百斤,他伤残的胳膊被镐头震裂了伤疤,露出了骨头,可父亲去医院打上石膏,返回村里,继续如水上的石子漂飞。

我也是一枚水上漂飞的石子,漂过的足迹历历在目,想起来,浑身发颤,透过人海这面镜子,我看见了我的过去和未来。

我真的是一枚会说话的石子。

井里取水。一天三餐,春夏馒头咸菜,秋冬地瓜饼子,除了在院子转悠,便是绕村子拾掇果衣丢弃的树枝。可他比同龄人活得长久,除了耳朵聋,没有大病。他只有自己的世界,地头在哪里?他从不操那个心!

村干部让他搬到村里住,他说,这儿住着挺好。

孤独艰难那是别人的,他的可怜也是别人的。他也是一枚独特的石子,也在一条直线上飞,没有跳跃,平稳地如同不知升起还是落下。这是幸福还是不幸福?他拥抱的应该是满足吧?

他活得是不是无聊,都是自我感觉良好的外人在瞎操心。

世时,我们都在身边。于是九十四岁的母亲不再信命。她说,管它啥时候走,过去的,没有了,明儿不知是不是你的,只有眼前,活着就好。活一时赚一时。瓜熟蒂落,随它去。我惊异于没念过书的母亲,懂如此哲理。

风不停地刮过,发出嗖嗖之音,如空中飞行的石子,如带棱角的时间,它们掠过山河,掠过树木,消匿于远方。有的隐晦呜咽,有的高声嘹亮,有的狂暴横扫。它们落草于民间,落于水中,催动一个个婴儿啼哭,哭声带起一枚枚不同的石子在水上飞行。

我当初是哪股风浸润的,我想叩问风。

波光粼粼的水上,我还在飞着,这是值得庆幸的!

诗歌港

雪来了 年就近了

于金玲

雪花正在装饰这个世界
树木、山川、大地
已经美成了童话

一份唤醒、一份清新、一份柔情
像是希望,又像是梦
更像是一种感动
每当漫天的雪花,
开满山川河流、峡谷沟壑
抚摸人间的炊烟
新年就近了

我陷入幸福的沉默
我偏爱下雪的日子
人间写满我快乐的诗篇
我仿佛听到风在歌唱——
瑞雪兆丰年

乡村的雪

刘吉训

一场雪
在远山的呼唤中
如期而至
乡村伸出炊烟的手臂
迎接来自天堂的宾朋

河床干涸的季节
一场雪来了
乡村的眸子中
闪亮的水光
变得源远流长

站在北风中
乡村对雪的渴望与怀恋
胜过爱,胜过亲情
我相信
雪,深爱着乡村的平川、山岭

一场雪
下起来的时候
乡村悄然无声
光芒笼罩四野
映红乡村生动的面孔
而土地的生活
在一场雪中渐次苏醒

雪遂人愿

奋飞

白雪连下三天,
填沟壑封高山。

从门缝剜一盆雪,
掇回家变成一盆白面,
蒸馍烙饼擀过水面,
阖家吃了一顿如意饭。

装一筐箩雪,
端回家变成一筐棉,
剪裁缝制新被褥,
盖它睡觉别提多温暖多舒坦。

提一铁桶雪回家,
摊在平地神气活现,
变成宣纸一大张,
绘乡村振兴的画卷。